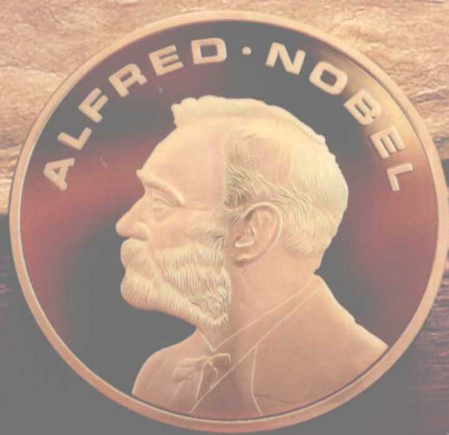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加 缪 著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荒谬的自由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荒谬的自由

加缪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谬的自由 / (法) 加缪 (Camus,A.) 著; 闫正坤等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4

书名原文: Huangmiu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4249-0

I. ①荒… II. ①加…②闫…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3899 号

- 书 名 荒谬的自由
著 者 (法) 加缪 (Camus,A.)
译 者 闫正坤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7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49-0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西西弗斯的神话	003
序言	003
致帕斯卡·皮亚	004
荒谬与自杀	005
荒谬的墙	010
哲学意义的自杀	024
荒谬的自由	041
荒谬的人	052
唐璜主义	055
戏剧	061
征服	067
荒谬的创造	073
基里洛夫	082
瞬间的创造	089
西西弗斯遭受了天谴	093
附录：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	097
阿尔及尔之夏	111
艺术家与他的时代	122
海伦的放逐	128
弥诺陶洛斯或奥兰小憩	133

重返提帕萨	155
临近之海	164
杏树	173
地狱中的普罗米修斯	176
无史之城掠影	180
谜	184
纽约的雨	191
提帕萨的婚礼	195
杰米拉的风	202
沙漠	208
1956 年版《局外人》序	220
反悖	222
未置可否	231
魂销神灭	240
热爱生活	250
一体两面	256
《一体两面》1958 年再版序言	260
关于《鼠疫》给罗兰·巴特的信	272
给 P. B. 的信	275

西西弗斯的神话

西西弗斯的神话

序 言

对我来说,《西西弗斯的神话》标志着我在《反叛的人》^①一文中所追寻观点的开始。《反叛的人》试图剖析谋杀的问题,而本书试图解析自杀问题。二者同出一辙,分析的过程都没有借用永恒价值观,因为在当今的欧洲,这种价值体系可能暂时缺失或扭曲了。《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基本论点是:了解生命是否有意义是十分正当必要的;因此直面自杀的问题亦合情合理。而且该问题的答案就隐含在诸种悖论之中,只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存在,即:即使一个人并不信仰上帝,他也不应该自寻短见。本书写于十五年前,正值1940年法国和欧洲历经灾难之际,但本书认为,即使当时受到了虚无主义的种种约束,我们可能也应找寻道路,走出虚无。在我写过的所有书中,我一直尝试着以此为方向探索。尽管《西西弗斯的神话》提出的是各种道德问题,但它的结论对于尚处荒漠之中的我来说,不啻于鼓励我继续生存并从事创作的一种邀请。

因此,我认为可能应在哲学思辨之后加入一系列的散文。散文

^① 译注:《反叛的人》(*The Rebel*),加缪的一篇散文。文章叙述了作者反对虚无主义哲学而追求个人自由的一生。

我亦从未停笔过。因此,尽管相对于我写的书而言,这些散文显得有点另类,但它们皆以一种更加诗化的形式例证了从赞同到拒绝这种本质上的波动。在我看来,这种波动界定了艺术家和他艰难的呐喊。我希望美国读者能够和我一样明晰:本书的统一性存在于冷漠与激情交替的反思之中,这是一位艺术家为了寻求他的生活和创作的缘由而放纵的反思。十五年来,我已经走出了书中曾经记载的某几种境遇,但对我来说,我看似依然停留在往昔,我依然忠实于推动境遇改变的那些迫切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为什么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出版的那些书中最为私密的原因。因此,这本书比其他书更需要得到读者的宽容和理解。

——阿尔贝·加缪,巴黎,1955年3月

致帕斯卡·皮亚^①

哦,我的灵魂啊,不求你拥有无尽的生命,但盼你仍对这种可能抱有期望。

——品达^②:《皮提亚》之三

以下篇章将探讨这个年代颇为普遍、荒谬且敏感的话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还不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知的荒谬哲学,因此,为了不失公允,在开篇中,我当指出,某些当代思想家对本书有着莫大的恩惠。但是在整部书中,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语言文字会被引用并加以评论,尽管这与我欲隐去这一部分的本意相差甚远。

① 译注:帕斯卡·皮亚(Pascal Pia),1903—1979,法国作家,加缪的挚友。

② 译注:品达(Pindar),公元前518—公元前442或438,古希腊诗人。

但是,请注意,迄今作为结论出现的荒谬将会被视为本散文的出发点。这一点对理解文章很有用。而且,从这层意义出发,也可以说,我的评注中有些也是暂时的: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会发现这里只是单纯地描述某种思想的疾证。本书暂时没有讨论形而上学,也不涉及信仰,这是本书的局限性和唯一的偏见所在。个人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交代清楚这些情况。

荒谬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就意味着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所有其他的问题——世界是否是三维的,思想可分为九类还是十二类——都在其次。这些问题不过是游戏,但人们必须要先行作答。如果真如尼采所说,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哲学家布道,必须举例证明之,那么你必会领悟答案的重要所在,因为它先于决定性的行动。这些皆是众人心中感知的事实;但这些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为心智所明晰。

倘若扪心自问,如何判断出这个问题比那个更紧迫,我会回答说,人做出判断是基于问题包含的所有行为。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的争辩而死。伽利略持有着极其重要的科学真理,却在其威胁到他的生命时,他便轻松自如地选择发誓放弃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的对。^① 这一真理不值得他放弃生命。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说实话,这个问题也毫无

^① 原注:这是从真实的相对价值出发的。相反,从阳刚的角度看,这位学者的脆弱不妨让我们嘿然。

意义可言。另一方面,我倒看到许多人自寻短见,因为他们觉得生命不值一活。我还看到另一些人自相矛盾,某一观念或幻念给了他们生存的理由,但他们却为此寻死(所谓生的理由亦寻死的绝佳借口)。所以我便得出结论,生命的意义是众问题中最为紧迫、亟待回答的问题。那怎样回答呢?就所有实质性问题(这里我指的是那些有导致死亡风险的或那些劝人积极生活的问题),可能只存在两种思考方式:拉帕利斯^①式的思考和堂吉诃德式的思考。只有实证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我们同时获得情感和清醒。讨论如此平凡却如此感情丰富的主题,你能发现,迂腐的古典辩证法必须让位给更加谦逊同时又来源于常识和相互谅解的态度。

自杀一向被人视为是社会现象而从未引起人们的探讨。相反的,我们这里一开始便要关注个人思想和自杀的关系。同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如此的行为酝酿于心中的沉寂。人本身对此一无所知,而某天晚上,他扣动了扳机或从高处跳了下去。据说,一位自杀身亡的公寓管理员自五年前失去了女儿后郁郁寡欢,变化极大,丧女之痛逐渐“蚕食”了他。我想象不出更加精确的字眼,但思考之初即蚕食的开始。社会与此关联甚少,那虫儿就在个人的心中,心中定能找寻它的存在。你却必须理解并继续这个让人从神志清醒面对存在,到逃离阳光、奔向黑暗的致命游戏。

自杀的缘由很多,最显而易见的缘由往往不是最有力的。深思熟虑后很少人会自杀(当然这一假设不一定能够被排除)。引起危机的缘由几乎常常无从查证。报纸上常说是“个人忧伤”或“不治之症”。这些解释似乎在理,但是人们一定想知道这个绝望之人的朋友那天有没有对他冷眼相加。如果有的话,那个人便是罪人,因为这足

① 译注:拉帕利斯(La Palisse),1470—1525,法国元帅。

以使所有悬于半空的积怨之气、厌世之情，化作千钧急坠而下了。^①

但倘若很难确定人一心寻死的那确切刹那，那一小步，那么我们总可以相对容易地从行为本身中推导出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杀如通俗剧一样，相当于忏悔自己不知一生为何物，碌碌而为之。然而，我们不必给出太多的相关类比，不如回到日常用语当中。忏悔只是一句“人生不堪如此多的苦难”。活着当然不容易。因诸多理由，你继续做出受到生存支配的姿势。第一就是习俗。自寻短见表明你甚至已经本能地发觉习俗的可笑特征，生存缺乏深刻的理由，每日焦躁令人疯狂，忍受折磨却毫无意义。

那么，那种能够把生命不可或缺的睡眠从心智中剥夺，却又难以捉摸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即使理由不够充分，只要能够解释，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熟悉的世界。然而，相反的，身处于一个突然失去幻象和光明的宇宙中，人便感觉被疏远，如同陌生人一般。既然他失去了故土的记忆，也不再有任何应许之地的希望，他的放逐便是无药可救的。人与生活的背离，演员与舞台的脱离，正是这种荒谬之感。你会能够发现，任何曾想过自杀的健康人无须解释都能了解，这种感觉和求死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文的主题正是探讨荒谬和自杀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精确到何种程度时自杀成为了荒谬的解决之道。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论断：就一个诚实可信的人而言，他信之为真的事物必然决定了他的行为。如果他相信存在是荒谬的，那么他一定有所行动。那么，得出这样重要且冷酷的结论，是否就意味着需要尽快放弃一个难以理解的条件假设呢？显然，对这个抱有怀疑是正当的。当然，我是说，那些倾向

^① 原注：趁此机会，我得指出本文的相对性：自杀的确可以与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思考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中国的革命中就存在所谓表示抗议的政治自杀。

于与自身和睦相处的人理应会思考。

说得清楚一点,这个问题可能看似简单却又不易解决。不过,认为简单的问题包含着不那么简单的答案或证据中仍套有证据的看法是错误的。如同人是否会自戮一样,一个由因及果的演绎或者颠倒问题的条件假设,看起来在哲学上只有两个解决办法,是与非。这样就太过简单。我们必须允许那些还没有下结论的人继续追问。这里,我只是用讽有点过度;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我也注意到那些回答“非”的人做起事来却像是“是”的人。事实上,如果我接受尼采的标准,他们总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说“是”。而另一方面,那些自杀的人往往能够相信生命的意义。这些矛盾是不断存在的。我们甚至有可能说,在似乎越应该使用逻辑思维的时候,他们相反却越热衷于此。将哲学理论和信仰它的人们的行为放之加以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司空见惯。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说,那些否定生命意义的思想家,除了文学的基里诺夫^①,传奇^②的贝勒格里诺斯^③以及假说的儒尔·勒基埃^④,没有一个至死不渝地坚守他的逻辑。叔本华常被人引做笑柄,因为他坐在摆满酒席的桌上称赞自杀。这并不可笑。不把悲剧当真的态度并不可悲,但是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是与非。

面对这么多矛盾和隐晦,难道我们一定要下结论说,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和他离开尘世的行为真的毫不相关吗?我们不必夸大其辞。人对生命的眷恋中有一物远强于世间所有的恶。肉体的判断不亚于心智的判断,而肉体会因畏惧而努力逃避湮灭的厄运。我们在学会思考之前业已深谙生存之道。在每日催促我们死亡的竞赛中,

① 译注:基里洛夫(Kirilov),基里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的主人公。

② 原注:听说一个效仿贝勒格里诺斯的战后作家,写了第一本书之后便自杀身亡,以换得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注意。确实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尽管书的评价极低。

③ 译注:贝勒格里诺斯(Peregrinos),生平不详,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公元165年,自焚身亡。

④ 译注:儒尔·勒基埃(Jules Lequier),1814—1862,法国哲学家。

肉体因不可修补而遥遥领先于心智。简言之，矛盾的本质存在于我所称之为“逃避”的行为之中，因为它无非是帕斯卡式的消遣。逃避成为了不变的游戏。逃避的典型行为，或构成本文第三个探讨的主题——致命的逃避，就是希望。一个人“应得”的来生希望，以及那些不为生而为堂皇理想而活的人的诡计花招，将超越此生，重新定义此生，赋予此生意义，而最终背叛此生。

因此，一切都助长了混乱的蔓延。

迄今，人们从来没有白费力气，仍然玩着文字游戏，并坚持着否定赋予生命意义必然会导致人生不值一活的论调。事实上，这两种判断之间不一定存在共通的标准。一个人仅需不要被这种混乱、背离和矛盾误导就好。他必须撇开一切而直奔问题的真正所在。人因生命不值一活而自戕，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不过是个徒然的空论，因为它不言自明，没有新意。然而，这对存在的侮辱和一股脑的完全否定真的是因为生命没有意义而产生的吗？生命的荒谬需要人用希望或自杀来逃避吗？在扫除其他邪说的同时，我们必须澄清并解释清楚。荒谬促成死亡吗？在采取一切思考方式、运用公正的心智解决所有问题之前，我们得优先讨论这个问题。对该问题的阐释，意义的细微差异、对立的矛盾以及认为一切问题用“客观”的心智均能解决的心理都将无能为力。它只需要一种不公正——换句话说，合乎逻辑的——思考。这并不简单。合乎逻辑往往很简单，然而坚守逻辑直至痛苦的终点却几乎不可能。因此，用双手埋葬自己的人们必执着地跟随他们的情感走到了最后。自杀问题的反思思量使我有了解决问题的机会，而这个唯一令我着迷的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一种逻辑可以坚持到死亡的那一刻呢？除非我能找到证据，激情洋溢地继续小心求证我这里所揭示的本源问题，否则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得而知。这一过程便是我所谓的荒谬的推理。许多人都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当

然，至于他们是否能够坚持下去，这绝非我料所能及的了。

卡尔·雅斯贝尔斯^①宣称无法建构一体之世界的时候，他说道：“此极限导致我回归自我，我不能从我所代表的客观立场退出，不管是自我还是他人的存在皆亦无法成为我的目标。”继众人之后，他唤醒了那些思想停滞，犹如身处干涸荒漠的人们。是的，诚然，在他人之后，卡尔做出了努力，但是他们却充满了自寻了断的渴望！许多人，甚至一些最为谦卑的人，都到达了思想停滞不前的最终岔路口，然后他们沉迷了，迷失在他们自身最为珍贵的事情上，他们的生命之中。其他才智出众的人也同样沉迷了，他们以最纯粹的反叛开始了思想的自戮。事实上，他们倒不如让自己尽可能地呆在那里，努力且仔细地观察那些异域奇草。在这场冷酷无情的表演中，坚忍和聪敏被奉为上宾，而荒谬、希望以及死亡则留在台上继续念着它们的台词。在分析过出演这场基础却精致的舞蹈的各个角色之后，心智便可例证它们并亲身体验它们的存在。

荒谬的墙

厚重的情感就如同一部伟大的作品，往往包含了远比它意图想表达内容更多的内涵。灵魂的冲动或排斥，在行为和思考的习惯之中频频出现，而灵魂本身非但不知其诸遭后果，更放纵产生了它们。伟大情感携之与身的便是它们自身的宇宙，或壮美恢弘，或凄惨悲凉。这些情感连同它们的激情一起，照亮了一个独有的世界，那里，它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氛围，有的嫉妒满腹，有的雄心壮志，有的自私无比，有的慷慨大方。这里的宇宙，换言之，就是形而上学和思想

① 译注：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方法。对已经分化细微的情感来说,真实更是如此,它和那些给我们带来美丽或激发我们荒谬思考之感一样,本质上捉摸不定,既含糊不清又“确凿无疑”,既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

每个街角,荒谬之感总是直面袭人。诚然,它若舍去外衣,裸身必令人苦恼。它发光,却无不见光芒。这皆因它无影无形。然而,这种困难却值得我们反思再三。我们永远无法认识人之本身。他的身上有一种我们无法抓住却不可或缺之物。这种说法可能正确,但是事实上,我知人识人,皆取自他的行为举止以及他的存在对生活的影响。同样的,所有这些不理性的情感虽无迹可寻,但我可以通过事实定义它们,通过事实欣赏它们,我只需在知识的领域里将影响与结果加以归纳,抓住并点出它们的方方面面,勾勒它们的空间地域。当然,表面上看,即使同样的演员看上百遍,我也不会因此而对他的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如果我把他扮演的所有角色汇总起来,或是说如果我在历数完他扮演的第一百个角色之后产生一点深入的了解,又如何呢?剩下的便是真理的要素。这浅显的悖论也是一则寓言,其中意味深刻:对一个人的定义,不仅要凭借他所扮演的角色,还要倚靠他真实的内心冲动。因此,更为低调的情感隐藏在内心中,虽触及不到,但它们外化的行为和呈现出的思想方法却会揭示蛛丝马迹。显然,我是在以这种方式来确立一种方法,但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是分析的方法而不是认知的方法,因为方法中暗含了形而上学;它不知不觉中揭示了它常常声称尚不知晓的结论,就像一本书的结局已寓含在了它的开头部分一样。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确立的方法将承认我的这种情感——认知所有的真实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表象能够被列举出来,相应的气氛才会显现,为人所感知。

或许我们应该在与之不同却息息相关的智力世界、活着的艺术

世界或艺术世界本身中能够超越那种无影无形的荒谬之感。这种荒谬的情感始于荒谬的气氛，终于荒谬之世界并形成相应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会以真实的颜色照亮这个世界，呈现特有的、不可否认的外貌——从中，我们可以辨认出这种思想方法。

* * *

所有伟大的行为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源于某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巨作往往诞生于街角路口间或饭馆的旋转门中。荒谬也是如此。比起其他的世界，荒谬的世界所具有的高贵更是出身卑微。在某些情况下，被问及个人想法时回答“没有”可是只是一时的做作。那些被人关爱的人应深有体会。但是如果那个回答是真诚的，如果这象征了心灵的异常状态——在此之中，虚无是不容置辩的现实；日常连续的行为被中断而心灵却一次又一次徒劳地企图与之联系——那么，它就似乎应该是荒谬的最初信号。

舞台布景是这样崩塌的：起床、乘车、四个小时的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吃饭、再坐车、又四个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周如此，节奏不变——绝大部分的时间，若是沿着这条路走，轻松自如毫不费力。然而突然有一天，你问了一个“为什么”，然后一切的一切开始淹没在厌倦和惊讶之中了。“开始”——至关重要的一步。厌倦出现在机械化生活行为的终点，但是它同时引发了意识的跃动。它唤醒了意识，激起了一系列的行为。紧随其后的，要么是逐渐回归原先的节奏，要么是真正的觉醒。觉醒之后迟早会出现这种结果：自寻死亡或重新振作起来。厌倦本身有种东西令人作呕。这里我必须做出这样的总结：厌倦是件好事，因为一切始于意识的萌发，不通过意识的思索，一切皆无价值。这种说法不是我的原创，不过却显而易见——这足以让我们停下来粗粗回顾一下荒谬的起源了。海德格尔说过，“焦躁”乃万物之源。